



刘白羽文集

5



刘白羽文集

第五卷 论 文

华艺出版社

论 文

目 录

论 文

对延安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	(1)
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	(8)
新的艺术,新的群众·····	(13)
无论黎明或夜晚·····	(24)
文学短论五则·····	(27)
成为作家的道路在哪里?·····	(40)
文学的青春力量·····	(46)
走向自由竞赛的道路·····	(56)
下乡有感·····	(60)
文学的幻想与现实·····	(63)
从《苦难的历程》谈起·····	(68)
对诗的希望·····	(74)
文学与生活·····	(78)
冬日杂抄两则·····	(82)
论报告文学·····	(89)
再论报告文学·····	(110)
创作我们时代的新散文·····	(124)

把部队文化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而奋斗！·····	(130)
投身到大时代的洪流中去·····	(156)
努力建设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	(162)
谈军事文学创作·····	(183)
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	(202)
立足新的时代，创造新的艺术·····	(217)
在巴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与论文·····	(224)
漫谈游记写作·····	(238)
答读者问·····	(244)
谈传记文学·····	(253)
文学与人民·····	(263)
我们时代英雄的塑像·····	(271)
一本英雄的书·····	(275)
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278)
为爱情正名·····	(281)
新时代文学的新收获·····	(288)
从《彩色的夜》到《蓝宝石花》·····	(300)
关于《男儿女儿踏着硝烟》的通信·····	(303)
关于《敬礼！妈妈》的通信·····	(307)
谈《高山下的花环》·····	(310)
喀喇昆仑的神魄·····	(323)
爱国热血在翻滚沸腾·····	(330)
时代的激流·····	(335)
创业者心灵的歌·····	(344)
《在戎谈文》序·····	(350)
《亚细亚瀑布》漫谈·····	(355)

关于《凯旋在子夜》的通信·····	(365)
惊心动魄的壮美·····	(375)
谢晋、李準、刘白羽同志交谈《高山下的花环》 改编电影的几个问题·····	(379)
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	(389)
奔涌的浪潮·····	(398)
答《文学报》记者问·····	(401)
激流勇进·····	(404)
关于《长江三日》的一封信·····	(414)
像红玛瑙般闪闪发光·····	(415)
一代风骚·····	(419)
用爱心雕塑军事科学家·····	(425)
病中谈书·····	(435)
记者的眼睛·····	(441)
形象之花是不会枯萎的·····	(443)
天涯何处无芳草·····	(446)
海天夜话·····	(450)
夕阳红到无边·····	(455)
探索人生探索自然的无穷的奥秘·····	(458)
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必由之路·····	(464)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470)
《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序·····	(476)
面对九十年代的文学思考·····	(486)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总序·····	(492)

对延安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

在当前文艺上，存在着若干问题，我们应该把它当做新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来看待。毛泽东同志在5月2日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就正是要我们认识、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不仅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上一种关注；这一关注的结果，一定会在文艺领域内，造成新的情势；从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将创造并提高我们创作与理论的水准，以及鼓励实际行动。大家将在这专门事业上更热心更正确地工作；党将更清楚地理解并掌握这整个革命斗争事业中间的一部分，文学事业。

一 文艺和政治

这是大家都在如此谈论的话，可是我们不要漠视它已经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还喜欢把它们两者之间加以某种分割，我们还爱这样比较，那样衡量，有的人也许还潜在着这种想法，说：这是我们特殊的文艺啊，你们不懂得呀，这和你们普遍的那种政治生活是如何不同啊。……是的，同时也有许多其他部门工作的人，又把这一行当看得相当神秘。我们说：把这种模模糊糊的意见揭开好不好，我想是好的。因为文艺这是全体人民的事业，绝不是一部分特殊的人的事业，让大家都觉得它是自己

的，并不是旁人的，“文化人”的事，不好吗。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他是代表当代一个优秀的进步阶级的作家的话，无疑的，首先应该是他那一时代的革命斗争的战士，恐怕还要是最积极、最前进的战士；从他的意识到工作，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政治的斗争；他的著作是为了这进步的斗争的胜利。政治指着这一个时代的革命方向，同时还必须掌握为了达到这一革命目的的战略、策略，指挥实际行动；文艺同样从现实斗争出发，服从于那斗争的方向，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它通过形象，反映斗争的人民的意志与行动，提高斗争人民的精神，叫那些未能参加斗争的人民，也参加进来，而争取斗争的胜利。这样，从一个作家的本身说来，政治与文艺应当是统一的溶合的。当然我们反对那些片面了解问题的人，单单把文艺视同普通标语口号的宣传品的见解，那确是在全部革命事业中降低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的意义了；文艺是有其宣传作用的，但是并不止于普通的宣传作用，它通过更复杂的创作过程，形象的手法，达到更高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改造人的目的，是彻底改造人的意识，是以文艺的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的；因为革命的事业，不只是前进，前进，而问题是你前进中怎样改造了人，使人从侵略或剥削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不仅行动的解放，而且意识的解放，使他原来受侵略或剥削者影响的意识，改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作家的基本问题，还是和现实斗争的密切结合，而不应该是游离的、旁观的，……但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是从旧的社会中间生长起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说，旧社会的思想意识还统治着我们若干观点，一面向它作斗争，一面向新的方向发展，是我们艰苦的事情。特殊的和一般的，部分的和整体的，是有区别的，——从全体的一致性着眼来了解部分的特殊性好一些，夸张部分的特殊性，则必致在全体的一致性上发生了矛盾。可是，我也不同意机械地来了解问题，来区分某一时期政治重要，某一时期文学重要，我想这还是前一种把文艺和政

治分割的又一种表现而已，实际在革命前进中，文艺有时是受政治的胜利或挫折的影响，而在互相配合、辅助、积蓄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力量，永远向前，是经常的，是无法分离的。

二 立 场

立场是文艺作品的基本点，因为它能够决定作品，在革命斗争中，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读者也正是从客观上、结果上、作品中的表现上，来判断作家的立场的。在这里，所谓主观愿望，主观立场，是空洞的东西。因为你那思想意识当中的落后成分，是骗不了旁人，更骗不了自己的，它会时时偷一个空隙，从作品上钻出来，去勾引、去发展读你作品的人的思想意识当中的落后成分。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时常看到这样的人：讲话写文章慷慨淋漓，而在小小一点行动上就露出狐狸尾巴，所以在今天，在文艺上提出这一问题，是有最重要的革命的意义。

一个作家根本立场错了，我看是很难谈真正与现实结合的。

现实不是一面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美的一面，有血腥的一面，——看你从哪一种角度上去结合，然后你才有分析它、概括它的基本态度。

比如“美”，从不同的角度，相异的立场，来了解它，往往是不相同的，问题是对谁是美的；“用”也是一样，看在具体的条件之下，对谁是有用的。——同样爆炸能力的炸弹，在战场上投掷着、爆炸着，看它是发自反法西斯军队的炮手，还是发自法西斯军队的炮手；同样红的热的血在流着，看是革命者被砍头的血，还是反动阶级分子被铲除的血，……而引起作者在所触目所体验的现实中的不同的憎与爱。我们不要那泛泛的人道主义的观点，看到血就闭上眼的态度，那是正确的吗？是没有立场的吗？不，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没立场的事，那是资产阶级社会里骗人的一番谎

话。在目前革命斗争中，小资产阶级有时所表现的立场不稳定，是有原因的。恐怕是从旧社会长期生活中所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起作用。那是以孤立的、旁观的、从个人出发的态度，判断是非，决定好恶。这不是无立场，而是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发展个人，扯散集体，他们使人民都在个人利害烦琐中兜圈子，减少团结反抗的力量。

我们目前，应该做一番工作，为了立场的坚强稳定，而这一番工作是向自己的灵魂解剖。

第一，清除旧的、批判旧的文艺理论创作上的非马列主义，非唯物辩证法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第二，作家要时时刻刻做思想革命的斗争。

第三，学习新的进步的科学知识。

在今天，我们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呢？我想是为了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而进行的反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不是主观的、朦胧的，而是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现实革命斗争结合的）的作家，共产党员的作家，当然，他的立场是马列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这种立场表现在他客观的结果，他的作品里面。我们要认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最积极的方向，最进步的方向，最彻底的能坚持到最后胜利的领导方向；我们要写这一斗争的英勇、流血，生长着的必然胜利的信心；因为我们要团结这方面的力量，启发这方面的力量，发挥这方面的力量，才能得到这斗争的胜利的结果。

三 写光明还是写黑暗

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候，我想我们清理了上一节所谈立场的问题之后，应该比较容易弄清的了。今天，所以发生这问题，其

原因还是立场不够稳定、态度不够正确的缘故。我以为谈这问题，应该从大的范畴中来看：在今天全世界人类都动员了，为什么呢？简单得很，参加斗争。这斗争有两方面：绝大多数人是在做反法西斯的斗争，少数的人是在做压迫反法西斯阵线的斗争。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的民主的人民，真理所在，是正义的，是光明的；法西斯是黑暗的。就是说全世界在这一时代里，我们是光明的，作家作品中能成为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的主导的方向，是要写光明的斗争的。从全国来看，是绝大多数人民抗日的是光明的；只有那些落后的顽固分子所在地是黑暗的；所以屹立在广大土地上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充满光明的。当然，今天中国的社会还充满庞杂的旧的反动的不正确的思想的影响，光明的地区，绝不是脱离中国社会而孤立的，旧社会的影响会侵袭到光明中间来；但我们应把握大的方向是光明的，然后看出光明之下的若干缺点，我们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对待这些缺点，是为了取得更充分的光明。作家还不习惯写新的人物，新的事情；去发现新的，表现新的，这是很重要的事。现在谈这问题，除了了解以上意义之外，可能还因为一个作家在中国社会所处种种环境之不同，而易一时引起某种不同的感觉：比如我们初到一个光明的地区，感到满眼光明，便纵声歌唱；等过了相当时间，又看到一些在目前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缺点，而摇头了；从生活上来说，是更接近现实一步，从真的结合现实上来说，作家不应停留在这一摇头阶段，再深入到生活中去，最后应该看到光明，因为这种认识是通过理智的，是客观的，是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的认识。

四 作家的路

革命的文艺，在中国二十年来革命斗争的历程上，所起的作用是极明显的事实。我想不但从间接的意义上，说它领导而且在

改造人民的思想；即在直接的行动上，它更是无数的人，因为文艺的启示而走向革命的战斗，同时也是组织的力量。现在，文艺还要向前更积极地担负起时代的任务，使武装革命与思想革命很密切地团结起来，齐步向前，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在这时候，每一个作家，文艺工作者，都要有一番检讨，一番准备，准备黎明前的黑暗到来也好，迎接黑暗过后的光明也好，我们都需要这检讨和准备。我们时常想：作家是时代最灵敏的感官，但这样灵敏，只有当你真正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时候才有，否则将如一个最愚蠢的人一样麻木不仁。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我们是乐观者，同样对中国文艺的远景，也是乐观者。因为我相信，这一时代伟大的动荡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正在培养着大批年轻的优秀的革命作家。现在他们正深入地结合在那每一历程的艰难和困苦里，他们的呼吸，和这时代的呼吸和谐而共同起伏着，他们受着生活的锻炼，饱含在生活的血液里。在将来，他们要写出大批的作品来。已经获有文艺上的修养与技巧的作家，具有特殊的观察与体验能力的人们，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干部。但是要赶紧走上那生活的道路，在将来，你并不应该是衰老的，而是和他们一样年轻地站在时代的前面去，是最要紧的事。

丰富的生活，对我们总是敞开胸怀的，但它也是无情的。主要还是在作家本身，深入不深入，怎样去生活，是始终游离的，还是终于结合的。

就现阶段来说，我们与现实生活结合不够，是事实，甚至有某些程度的游离。——我们时常欢喜在我们一套又一套固有的理论中、空谈中兜圈子，真正实践地去作，却差得很，我们要抱有恋爱一样的诚实坦白的决心与勇气，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归走进去，和那整个呼吸合拍，那该是多么愉快的事呢。

要认清，读者对象在要求什么，在起着怎样的变化，这就要

看一下自己，是在怎样观点上，是在为劳动者而服务，还是为谁。

在这伟大的前进过程中，我们的工农劳动者与小资产阶级，因战争，因革命，都在相互改造着，进步着。假如——作家是改造人民，而将来又被人民摈弃在后面，那才是悲哀的事呢。

由清楚地认识并理解现实生活，在这里，就联系到题材的问题。我有一种感觉不知对不对。现在，一方面大部分作家，尤其在后方，没有战争的生活经验，而读者知识及生活水准都提高，又不能满足于虚构的战争作品，现在似乎对写战争题材，呈现了一种慵懒状态。是的，我们应该视野广阔，但是这究竟是一个战争的时代，而且进入战争空前残酷阶段，——这是现实里最尖锐的生活，作家是不应无视无闻的。我记得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写作时说过一段话：“……题材这并不是一些鸟雀，它们是不会用着羽翼在天空里飞的，题材是位置在地上，在我们的地上，布尔什维克们曾给作家弄出许多题材，我们只消弯下身去拾就行，我们只消写，写，……”我看二十年来革命历程，以及目前残酷的战斗，是如何丰富的未开垦过的土壤似的，我们要走去开垦才好。对于专门注意身旁琐事，把眼睛朝向天空，摇头摆脑去寻找题材的人，像高尔基所告诉的：我想还是把腰弯一弯，丰富的现实生活是在地上的。

真正伟大的，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工作的作家，是不会满足于目前较小的成就的；因为解放事业的内容的惊人丰富，是让你一直工作到不能工作，也不会有止境的。

1942.5.21.

（原载 1942 年 6 月 15 日《谷雨》第 5 期）

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

(这是我对当前文艺上诸问题的意见的一部分)

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一个讲演家的谈话，不管他的写作艺术，讲演艺术，是如何的，在内容上，或说他的目的，总是传播他的阶级思想。这种思想，是能以影响人、煽动人的力量。作家写作品，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创作过程：从现实斗争生活中汲取材料，经过思考力的溶解，只有当那生活成为你的东西的时候，她的细节、曲折，在你都是酿成熟透的了，你才能开始创作，你才能写出生动的人物来。但，就是在这过程中，你赋予作品以从你的立场而抒发的思想，然后，这种思想形成你作品的力量，去改造人的意识，去号召人从朦胧的阶级思想的认识到实际的阶级斗争行动。

为什么斯大林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其道理就是他使人民从一种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统治之下，得到思想的解放。

革命，不能做到被压迫人民思想彻底地来一个翻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从今天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以及整个革命文艺事业上，来提出立场、态度，……诸问题，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作家的思想问题（宇宙观问题）。当然，我们在此地讨论的，是要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无产阶级立场的作家的事。我们能指出的不好现象有：因为作家受着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影响，而立场不稳，其作品的作用，对革命不能注以新鲜活泼的生命力，而是进行损害；

另外，就是同样原因，而使作品立题模棱两可，态度若明若暗，不能成其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等等。这些现象之所以造成，当然也可以解释因为作者粗心大意，技巧不良；不过寻其本质的原因，还是作者阶级的思想意识不够明确，以致非马列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意无意地透露。所以，作家注意自己思想意识之改造、锻炼、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廿二个文件之一的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中谈到：

“本来，我们就是在反对党内党外各种黑暗的东西的斗争中来改造世界与人类，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和我们自己。”

这确是一条真理。共产党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党，所以能如此。共产党员不注意在一切斗争中来改造自己，那是危险的，因为那不可能担负起改造世界与人类的任务。同样，一个马列主义的作家，在他为真理而斗争的意义上，——这真理不是空洞的。在全世界上，是反对少数特殊的人压迫大多数的人；这真理，在今天具体的现实上来看，就是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这个的一部分。——他的目的，是不外抨击一切黑暗，保卫光明，来改造全世界、全人类；但作家自己，绝非超人的，而且是从你所要抨击的长期黑暗社会生活里过来的；因此，你认识那外在的黑暗，给以致命的射击，同时，你也要注意内在的，从那长期黑暗社会生活里面，你原来的小资产阶级，所带来所染有的不好的东西；当然，他们有时是潜伏的，而有时会爆发起来。所以，你要永远正确的去改造旁人的思想，你必须先进行自己改造，好保证——你那阴暗思想不去同你读者阴暗思想结合而起损害作用。

革命不仅改造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改造人类的灵魂。一个作家，在从革命到革命胜利的过程，自己也一定是被改造的过程。不但如此，同时正因为他是作家，他是时代的喉舌，他应该更敏感，更彻底地改造自己，才好引导旁人，改造旁

人。因此，一个作家斗争的一生，不只是创作的勤劳的一生，也正是思想革命斗争的一生。读者向你要求热与力，你必需永远追求光明，然后散播那芬芳的热与力。你必需走在前面，你的路必需正确，才能使你的路愈走愈广阔。

世界上没有停滞的天才，只有劳动的天才。马列主义者的作家的天才，是来自其积极的革命斗争中间，才得以生长。

所以，谈到——到现实斗争生活中去，去同工农分子结合，那不是简单的事。革命的文艺事业，需要大批理论家、翻译家、研究者，但更极其需要的是大批创作家；这些创作家的任务，不是向回忆中搜索材料，更不是向身边琐事搜集材料，而是要懂得今天中国革命时代是绝大多数的工农分子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将来也永远如此。他们是崭新的英雄；他们是有作为的英雄；他们已在二十年斗争当中产生了丰富的、足够一个作家写一生也写不完的题材：现在在白天，在黑夜，在北方，在南方，在山丛中，在湖沼边，还正以血肉积蓄着新的题材；——作家不只要写井冈山，要写湘南暴动，要写土地革命的故事，要写长征的史诗，要写抗日战争中无数的悲壮事情，更重要的是：从这丰富的历程中立起的新的人物；老实说，这些新的人群已站在时代最前面，他们就摆给作家一个大课题：去了解他们，去研究他们，去亲近他们，去爱他们，去和他们一道呼吸，是最重要的事；我们马列主义的作家，不写他们还去写谁呢？……但是要去深入结合这生动的现实的壮美的斗争生活，就要注意一件事，那是作家本身的事，把你那小资产阶级坛坛罐罐里发霉的思想意识去掉一些。同工农分子由接触到结合的过程，是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由减少到改造的过程，不只是搜集题材，生活，而且是最好的学习。

作家的意义不只是写、制造，就行了。问题是为了什么人写？这些人要看的是什么？不要满足于读者给你通信上的赞扬，你要好好想一想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或是知识分子，对于像《铁流》那样作品，也许早就看过了，淡漠了，而今天，那些从工农中间出来的新的劳动知识分子，却是崭新的东西，值得爱好的东西，因为那生活写的是他们。我们却没有更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给他们，他们是不会看我们的。我们文艺作品中间的主导方向是不明显的，是不被他们喜爱的，这是我们的悲哀。有的人也许曾经努力过，想走入新的生活领域，但也许还没有走入，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一个决心，不可能满足于回忆，回忆里的东西是有限的，——要向现实生活中去寻求新的人物，光明的人物；当然，这有困难。就是现有的创作的形式以及旧的格调，并不适合于表现那种新的内容，必须创造新的形式和技巧。解决这些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要走进去；要走进去，就得沾上那种生活里自己原来没有的气息，也一定要失去自己身上原来有的气息。但这是好的事情，虽然你爱你自己的气息，而那并不是明快的东西，却是阴暗的东西，不去掉它，你同劳动人民中间就隔了一层墙。作家的思想革命：一方面是学习马列主义，掌握党的政策；一方面是把自身投入劳动人民的熔炉，消灭旧我，产生新我，同他们结合起来。

为什么我要说作家需要一番思想革命呢？因为在思想中有非革命不可的东西存在。不过，在这里我得先指出：那些十余年来参加革命斗争，左翼运动的先进的作家们，我们是尊敬他们，而且学习他们的；但是，说到思想革命，无疑问的，还是我们共同的事，不管或多或少，不管从作品的流露上来观察，从文艺运动上来观察，——由于我们的工作需要个人思索、创造，幻想之自由，是正当的；但由此而发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种种恶劣倾向，却是不正当的；它妨碍着集团的结合，拆散着集团的结合，失去在各个自由作战之上的总的结合的战斗力量；马列主义的作家，要把这些做为条件去检点自己与旧社会的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之区别，究竟何在；要时时想，自己作为完成新时